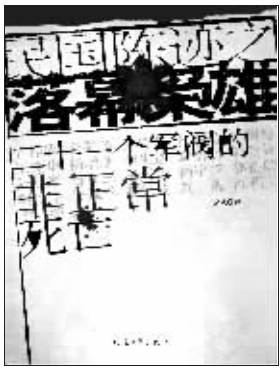


吴佩孚被日本宪兵治牙病后猝死



聂茂 著
河南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

20世纪上半叶,军阀们拥兵自重,权倾一时。可短短数十年间,这些大军阀中竟有二十几人死于非命。他们中有被刺杀的,有被处决的,有被毒死的,还有自杀的。这么多人不得善终,是偶然现象,还是存在必然因素?其中的答案,只有在历史事件中去寻找。

今天要说的是“常胜将军”吴佩孚。吴佩孚先后就读于开平武备学堂和陆军速成学堂,可谓有勇有谋。他因才干出众,受到直系军阀曹锟的重用,很快成为实权派人物。军阀混战的乱世成就了吴佩孚,然而,亦把他推向寄人篱下的绝境。最后,因不肯接受日本人的劝降,吴佩孚死于一场莫名其妙的“医疗事故”。

解密档案

“常胜将军”屡立战功

1900年,八国联军进攻天津,吴佩孚所在的“武卫军”拼死抵抗,被八国联军打得一败涂地。吴佩孚化装逃离天津后,保住了一条性命。1904年,吴佩孚从陆军速成学堂毕业,被派往天津北洋督办公所参谋处工作,官衔为陆军中尉。

吴佩孚的发迹始于1909年的一次剿匪行动,他在此次行动中表现出来的军事才能得到北洋大将曹锟的赏识。吴佩孚很快就被提拔为标统(相当于团长)。不久,他又被保举为第三师第六旅少将旅长。此后,吴佩孚屡立战功。而且,他还舍生忘死,两次在危急时刻救出曹锟。对于这个忠诚能干的部下,曹锟心存感激。后来,便把第三师师长的位子交给了吴佩孚。

1919年,五四爱国运动爆发,吴佩孚通电全国,表示支持。他通电痛斥巴黎和会,请求北京政府把军队调到山东,对日本作战。吴佩孚的这些言行,博得一片喝彩,甚至被一些人称为“民族救星”。

1919年12月,直系头领冯国璋病死,曹锟成了直系新的领军人物。于是着手联合奉系张作霖等军阀,并密电吴佩孚,要他带部北上,准备用武力把段祺瑞赶下台。1920年7月14日,酝酿了三年之久的直皖战争终于爆发。双方在京汉铁路沿线展开激战,直系有备而来,吴佩孚的第三师又骁勇善战,加上奉系张作霖相助,“定国军”不是对手,只三天时间就被“讨逆军”打得溃不成军。最后,直皖战争以直系胜利而告终,作为直系中流砥柱的吴佩孚也自此成为本系的军事首脑。

吴佩孚既已掌握直系的军权,就开始实施他“武力统一”的第一步计划:在驻地洛阳全力训练军队,扩充实力。吴佩孚在洛阳扩充实力、埋头练兵的目的毫不隐瞒,他曾直言不讳地对下属说:“我这样做,就是为了统一全国,收回主权,恢复失地。”

张作霖认为,段祺瑞已经被彻底打败,北方地区能与自己争天下的只有吴佩孚了。因此,为了钳制吴佩孚,他派人四处活动,南下浙江、广东,试图建立反对直系军事联盟。1922年4月,张作霖率12万军队南下,吴佩孚毫不示弱,率10万军队迎战。史称“第一次直奉战争”打响了。在这次战争中,双方激战一周左右,吴佩孚则大获全胜,“常胜将军”的名声更加响亮。此后,吴佩孚和曹锟一起完全控制了北京政权。

直系兵败寄人篱下

1923年9月15日,奉军出动15万人,向直系发动进攻。曹锟任命吴佩孚为讨逆军总司令,率20万人应战。在山东海关注战场上,两军对峙,鏖战一月,伤亡惨重。10月23日,直系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突然发动了兵变,回师北京,囚禁曹锟,通电主和。吴佩孚又气又恨,他丢下张作霖不管,率部回北京平定“叛乱”。谁知还没到北京,所带的两个旅就被冯玉祥歼灭。由于吴佩孚离开,在前线

指挥军事的张福来无法抵抗奉军的强大攻势,很快,直系兵败如山倒,全线崩溃。

吴佩孚战败后,率2000余名残部在天津登上“华甲”号海轮,准备到青岛登陆,然后回大本营洛阳重整旗鼓。控制北京的冯玉祥怕他东山再起,于己不利,悬赏10万元捉拿他;同时,重新上台的段祺瑞向全国发出通缉令,追捕吴佩孚。吴佩孚到达青岛后,不敢上岸,只好继续南下,然后沿长江到汉口,转道回到洛阳。吴佩孚在洛阳只呆了四五天,就被陕西的刘镇华指使部下驱赶出去。万般无奈之下,吴佩孚住进了老部下靳云鹏在河南信阳鸡公山的别墅。吴佩孚的消息很快就被冯玉祥听到了,他立即派胡景翼率军直扑过来。吴佩孚连夜下山南逃。

1925年3月吴佩孚到达岳州,在湖南军阀赵恒惕的策划和全力支持下,他很快就组织了南方14省联军,直系各部分纷纷响应。1926年1月16日,张作霖在山海关,吴佩孚在河南,几乎于同一时间向冯玉祥的国民军发起进攻。双方的决战于6月底在汉口展开。吴佩孚猛攻二十余天,国民军为保存实力,主动后撤,吴佩孚才算占领了南口。

就在此时,国共合作发动的北伐战争开始。国民革命军以破竹之势连克湖南重镇,直逼武汉。吴佩孚与北伐军在湘鄂交界的汀泗桥一战,大败而归,退回汉口,四处发电求援,但求援电都如石沉大海。吴佩孚只好逃离汉口,乘车北上。东山再起的梦想落空,吴佩孚又

开始了寄人篱下的流亡生活。

1931年7月底,在蒋介石的帮助下,吴佩孚到达甘肃武都。他迫不及待地联络旧部,招兵买马,扩充实力。蒋介石大为恼火,立即电令西北军杨虎城部进攻吴佩孚。吴佩孚见状不好,只得前往兰州。他未到兰州,冯玉祥又马上电令驻守兰州的雷中田将吴佩孚“捉拿归案”。吴佩孚于是转而往北平去找他的“世侄”张学良——这是吴佩孚的最后一条路了。

不肯卖国死于非命

吴佩孚到达北平后,汉奸们找各种各样的理由,你三千我五千地给吴佩孚送钱。为了生计,吴佩孚让夫人张佩兰将这些钱如数收下。日本人见吴佩孚收下金钱,就派华北伪政权的头子王克敏来下聘书,请他当“绥靖军事委员会委员长”。吴佩孚对此提议不置可否,使出了拖延计策。

见吴佩孚对这个“军事委员长”的职务置之不理,特务头子土肥原决定亲自出马。可是,土肥原来了三次,三次都被吴佩孚顶了回去。1938年12月18日,汪精卫准备成立伪政权。日本侵略者要汪精卫把吴佩孚拉进来,并指定一名日本高级特务川本从旁协助。

为了摆脱川本设下的圈套,吴佩孚思忖良久,决定采取狮子大开口的办法,为难日本人。他向川本提出:第一,以自己为核心组织新政府,这个新政府要有政治、军事实权;第二,日本人要划出一块势力范围归自己管辖。让吴佩孚没想到的是,日本人竟表示愿意

满足吴佩孚的两个条件。无奈之下,吴佩孚又要了一个花招。他提出:如果自己出山,日军就得撤出华北地区,并由自己组织指挥30万军队。当然,这个条件日本人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答应的。不久之后,日军侵华总参谋长坂垣亲自出面,给吴佩孚下了最后通牒:划出河北、河南、山东、湖北、湖南、江西六省,由吴佩孚在此组织汉奸政权,名称自定。

对于坂垣的最后通牒,吴佩孚干脆地拒绝了。见吴佩孚一意“顽抗到底”,同时又担心吴佩孚倒向南京方面,日本人决定另出它招。

1939年12月4日,吴佩孚在北平什锦花园的住宅里呻吟辗转,他的牙病又犯了。正在此时,一辆汽车开到了吴宅的大门口,车上走下来的是北平汉奸组织“治安总部部长”、吴佩孚的老部下齐燮元,日本特务川本等人,后面跟着荷枪实弹的日本宪兵。他们声称,他们是来为“大帅”治牙病的。川本一行径直走进卧室,就要给吴佩孚动手术。夫人张佩兰见气氛不对,站在床前不让日本军医靠近。川本向宪兵们挥了挥手,宪兵们如狼似虎,把张佩兰和吴佩孚的幕僚统统赶出了卧室。不一会儿,两个护士出来,下楼去了。张佩兰等人还以为日本人是要送吴佩孚去医院。转瞬间两个护士又上楼来了,低着头走进卧室。不一会儿,卧室传出一声惨叫。

等到川本一行匆匆离去,张佩兰等人冲进卧室,只见吴佩孚静卧在床,双目紧闭,嘴角溢血,早已停止了呼吸。

刘大脑袋希望能和谢大脚发生点故事



张继 著
作家出版社友情推荐

乡村爱情讲述大学生谢永强与农村女青年王小蒙、养花大户赵玉田与刘英等几对青年之间恋爱的故事,多角度地向读者展现了一幅当代农村青年的爱情生活画卷……

[上期回放]

长贵的职位恢复了,他如约把王天来弄到村卫生所工作。李大国怕王天来打香秀的主意,于是不断地警告王天来。谢永强的水渠快修好了,可是水库却突然没水了,只得停工。他顺势就把陈艳南辞了,这正好给了赵玉田机会。

同步热播

长贵终于从谢广坤嘴里得知,谢大脚不想他到镇上工作,是因为害怕他到了镇上再跟王云扯上了,他觉得谢大脚是多想了。为了让谢大脚放心,他决定跟谢大脚结婚。谢大脚听到这个消息,先是感到突然,接着就大哭了起来。

中午的时候,一辆车送着刘大脑袋来了。刘大脑袋回去把象牙山村的情况向王大拿汇报后,王大拿嫌刘大脑袋掌握得太粗糙,要求刘大脑袋住下来,踏踏实实考察一下,又派他来了。长贵看见他来很吃惊,也很意外。更意外的是,他手里还提着一盒化妆品。化妆品其实是刘大脑袋给谢大脚买的,这个鬼头,惦记上谢大脚了。刘大脑袋悄悄地往超市里走,有点鬼鬼祟祟的样子。长贵从里面迎了出来,刘大脑袋吓了一跳。

刘大脑袋说:你,你怎么在这?长贵说:刘,刘助理你,你怎么来了?还带着这东西。刘大脑袋吞吞吐吐地说:是,是董事长让我给谢大脚捎来的。长贵吃惊说:王大拿送的?刘大脑袋连忙解释,说:别误会,董事长没有别的意思,这东西他家里太多,又没个女人,经常乱送,要不就得扔……谢大脚呢?

长贵说:进城买衣服去了,准备结婚呢。刘大脑袋吃惊起来,问:结婚,跟谁结婚?长贵说:跟我啊。刘大脑袋有点晕,他还希望自己能够跟谢大脚发生点故事呢。他骗长贵说,如果谢大脚结婚了,王大拿指定没心思投资了。长贵只好去找谢大脚,想把结婚的事往后推一

推。谢大脚没想到说好的婚期又要推,心里很不得劲。谢大脚想了一夜,她想既然长贵要到镇上上班,婚期又必须推迟,她必须想一个折中的办法。天一亮她就去找长贵,她提出让王云来给她帮忙。

长贵明白过来,答应去镇上跟王云说说。长贵去了镇上,他决定集中精力先把王大拿的商给招来。他给刘能打电话,让刘能一定把刘大脑袋给接待好。刘能是见风就上的人,一会儿去超市给刘大脑袋拿包烟,一会儿去超市给刘大脑袋拿瓶水,都记在村里的账上。

刘大脑袋就一直在刘能家。刘英娘对招待这么个人很有意见,她说:这弄的是什么事,村里招商逮着我麻烦,这又是肉又是鸡的,也不知道最后算谁的。刘英娘带着气炒着菜,铲和锅碰得叮当响。在这种气氛下,菜当然就炒不精彩了。吃饭的时候刘大脑袋对桌子上的盘盘碗碗是一片批评之声。

刘大脑袋说:鸡炒得老了一点,这鸡蛋呢又太嫩了,还有这青菜,不老不嫩,盐却加多了……

刘英娘一脸不高兴。刘能对刘英娘说:听见了吗,听见了,下次注意。刘英娘答应着,生气走出,却见谢广坤在门口蹲着。刘英娘吓了一跳,谢广坤说他找刘能有事。

刘英娘进去传话,刘能想了想说:让他等吧,吃完饭再接见他。刘英娘说:等你呢。刘能说:等我,我也要先吃完饭,我是马上就要当村主任的人了,在老百姓面前就不能摆点架子,是不是兄弟?刘大脑袋

说:那可不,让他等。

谢广坤只好等着。刘大脑袋与刘能吃饱喝足才走了出来,刘大脑袋对刘能说:我去午休一下,对了,我是自然醒啊。刘能不明白什么是自然醒。刘大脑袋对他说:自然醒就是什么时候醒就是什么时候醒,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也别叫我,一直到我睡醒为止。刘能说:明白了明白了,你就放心大胆地自然醒去吧,绝对不叫你,绝对不叫你。刘大脑袋说走走了。谢广坤笑:好家伙还自然醒,无论如何也不要叫他,那要失火呢?刘能说:长贵主任说了,不准提刘助理的意见。谢广坤好像很老实,说:好,不提,不提。说着从包里掏出两百块钱给刘能。刘能说:这,这是什么意思?谢广坤说:这是你赔我的自行车钱,我后来想来想去,觉得,拿了不合适,这不,给你送回来了。刘能笑了,说:原来是这么回事,我以为,你给我送礼呢。那我收下了,谢谢啊,刘英她娘,给你收好它。

刘英娘道谢,拿钱回屋。谢广坤接着说:还有一件事情,就是村主任你还真想当啊。刘能说:那是。谢广坤说:我给你说句实话,你当不合适,你说你名声不好,这村主任可是要选举的,你这名声,被选下来也难看是不是,倒不如,送我个人情。到时候,我保证你做副主任。刘能笑了,说:是的,我名声是有点不好,可是,我,我可以改变不是。

谢广坤说:咋改变?刘能说:我有给你汇报的义务,你,该哪去忙到哪里忙去吧。刘能不愿意再跟谢广坤讨论

这个话题,要回房。谢广坤生气了:把钱给我!刘能说:什么钱?谢广坤说:自行车钱。刘能说:你都说不买了,还要,好,好意思啊,不给了。

长贵从镇上回来,问刘大脑袋吃饭是不是还适应。刘大脑袋因为想到谢大脚家去吃,所以故意说:一般化。又说:我看,别麻烦刘能了,倒不如到超市随便买点吃算了。刘大脑袋既然提出来了,长贵和刘能就带着刘大脑袋去谢大脚的超市了。刘能往桌子上拣了一大堆,刘大脑袋几乎是疯狂地吃着。

接着,长贵跟刘能认真地谈了一次话。长贵显得一本正经,他说:老刘,你要听好了。刘能说:听着呢。长贵说:你要心理准备。刘能第一次经历这样的场面,紧张起来,说:主任,我准备着呢,就绪了。长贵说:齐镇长的意思是我走以后村里的主任原则上从年轻人中产生,所以,你呢,暂时低调一点,看看形势再说。刘能马上激动起来,说:主任,我可是村里招商引资的功臣呢!长贵说:我也知道,可是,形势就是这么个形势,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,全国从上到下都在年轻化,咱们村也不能搞特殊是不是?

刘能听到全国就老实些了,他想他就是能耐再大还能大过全国?他可怜地说:就,就没有转机了吗?长贵宽慰他说:也可能有,看形势发展吧。

长贵见刘能的情绪稳定了,又说起了第二件事情,他说:你尽量催促刘大脑袋抓紧考察,他住在咱们这里成本太高了,一天光吃就好几百。刘

能说:他就喜欢到谢大脚那里吃,咱有什么办法,那地方贼贵。长贵说:今天又是两百多,老刘啊,我看,为了节约开支,明天以后,咱们就不陪了,他一个人吃还少一点。

刘能说:好,不陪,不陪,不过,主任的事,你还得给我争取一下。长贵说:我会的。刘能都要哭了,说:主任,我现在可是已经把自己都当成了主任了,又是扫地又是送花的,如果不是了,我怕工作起来没有干劲了。长贵说:干工作哪能这样,可不能闹情绪,不是正主任,还是副主任嘛,一样可以给村里作贡献,别灰心,说不定会有转机的。刘能充满希望地说:要是有转机多好啊。回家的路上,刘能脚步松散地走着,想:怎么会这样,奶奶的,我要是年轻二十岁有多好……

刘能悲愤地结结巴巴地唱:问苍天,为何让我早,早生了二十年……

刘英娘站在路边听到了,骂他:你嚎什么嚎,早生了二十年,后悔了,后悔了找个地方再回去啊!

王云终于到谢大脚超市来了。谢大脚很热情,安排好吃住后,还表态说一个月给王云五百块钱。王云不想要,但是谢大脚认真地说:这样你才能留得长久。王云只好答应了。

刘大脑袋每天还要来这里吃饭。现在长贵和刘能都不陪着他,他显得更自由了,他跟谢大脚开着玩笑。他很想跟谢大脚能跟自己亲近一点,但是谢大脚始终跟他保持着距离。倒是王云,喜欢和刘大脑袋唠嗑,她觉得这人怪可爱的。